

厦门市图书馆存

方友义 89.11.1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
厦门分会

地址：公园南路2号

电话：23296

会刊

· 1 ·

- 1、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关于在经济特区和国家计划单列市设立分会的决定》 (1)
2、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公告（第8号） (1)
3、厦门市社科联《关于接受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厦门分会为团体会员的决定》
4、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介绍（方友义） (2)
5、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主要人员名单 (4)
6、总会会长薛汕介绍（雪珊、姜德华） (5)
7、总会副会长、秘书长陈钧介绍（程今） (7)
8、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厦门分会成立简况 (9)
9、厦门分会第一次理事扩大会议纪要（徐常波） (10)
10、总会会长薛汕在厦门分会成立大会上的贺词 (10)
11、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厦门分会章程 (11)
12、厦门分会成员名单 (13)
13、厦门分会顾问黄典诚介绍 (13)
厦门分会名誉会长方友义介绍（郑坚） (14)
厦门分会会长郭秀治介绍（陈慧瑛） (16)
厦门分会名誉理事游斌介绍（方友义） (21)
厦门分会 (22)
晓雯 方 (22)
吴振芳 (22)

关于在经济特区和国家计划单列市设立分会的决定

厦门、青岛支会筹备组：

为了使通俗小说更好地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本会第六次常务理事会决定：凡经济特区和国家计划单列市，一律成立分会；已经成立支会的，可立即升格为分会。

鉴于你们是按支会筹建的，请依此决定升为分会，除接受当地党和政府领导外，在业务上，可直接与总会联系。

此决定

报：中国社会科学院

抄：中共厦门、青岛市委宣传部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

1988年5月13日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公告 第八号

厦门分会正式成立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厦门分会，经反复酝酿之后，于1988年5月22日召开了成立大会。厦门市委秘书长赵克明、副市长蔡望怀等领导同志，到会致贺。大会按民主程序，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现公布如下：

名誉会长：方友义

会长：郭秀治

副会长：徐常波 张鲁闽

秘书长：徐常波（兼）

副秘书长：郭坤聪

名誉理事：游斌

理事：杨钧炜 吴振芳 陈晓雯 林鹏翔 张鲁闽 洪泓 徐常波 郭秀治
郭坤聪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秘书处

1988年5月23日

关于接受中国通俗研究会厦门分会为团体会员的决定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厦门分会：

申请报告接悉。

经研究，同意接受你会为本会团体会员。望为繁荣发展本市文化学术事业，作出出色贡献。

厦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

1988年6月1日

宝央洲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介绍

·方友义·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是一个由通俗小说家、评论家、学者和编辑家组成的学术团体。直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

1987年6月20日，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在北京成立。

1987年7月9日，该会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申请挂靠。7月23日，文学研究所负责人通知：所长会议批准挂靠，并报社科院主管部门备案。

截至1988年6月14日止，研究会已有会员546人。其中：研究员6名，副研究员11名，教授9名，副教授18名，报刊及出版社主编32名，副主编56名，中央级社会团体负责人5名，省、市文艺团体秘书长以上的负责人81名，编审6名，副编审23名。以上占会员总人数的45.2%。此外，获有中级职称的助理研究员4名，讲师11名，编辑129名，占会员总人数的26.3%。两项成员共占会员总人数的71.5%。

目前，全国已经建立分会的省、市有：湖南、吉林、河北、江西、河南、厦门、青岛、成都、安徽、辽宁。已经批复，即将开会选举的有：上海。正在筹建的有：北京、福建、浙江、湖北、黑龙江等。分会在当地党政领导下，按照自己的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总会对分会负有协调、联络、指导和服务的责任。

学术活动情况：

(一) 1987年6月25日至29日，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与河北省文联、张家口地区文联，在张家口联合召开了“通俗小说研讨会”。会议总结了通俗小说的发展状况，回答了极左思潮的恶意责难，明确提出了通俗小说应面向时代、反映改革、描绘丰富多彩的社会，充分体现时代精神。

(二) 该会副秘书长沈家和，写出长篇通俗小说《天桥演义》，在《长城文艺》上连载后，反映很好。为了及时向社会推荐这部颇具特色的京味小说，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和紫禁城出版社联合，邀请了一批知名度较高的专家、学者、作家、评论家，在北京举行了《天桥演义》座谈会。会后，该会名誉会长端木蕻良、著名作家刘绍棠、副会长陈钧等，都写出了专题评介文章，扩大社会影响。

(三) 1987年9月9日至12日，该会在成都召开了“《红楼外传》学术讨论会”。(该书系该会常务理事萧赛所著。)有关专家、学者20多人参加会议，收到论文10篇。

(四) 为了探讨通俗小说和说唱文学的关系，该会和中国曲协福建分会、福州市文化局等五个单位，联合召开了“福州评话学术讨论会”。收到论文10多篇。

(五) 为了推出一批优秀通俗小说及文论，向国庆40周年献礼，该会组织了知名度较高的通俗小说家、评论家、学者20人，于1988年5月20日至6月8日在厦门市鼓浪屿，举办了为期20天的笔会。收到长篇通俗小说9部，中篇通俗小说14篇，论文5篇。

(六) 为了探讨通俗小说的提高问题，该会派人参加河北省作协、花山文艺出版社等单位在承德召开的“通俗小说讨论会”。参加江西《鹃花》和《飞鹰》编辑部召开的笔会。

(七) 和宝文堂书店、《热河》杂志社共同召开“通俗小说研讨会”。

(八) 参加“新安江笔会”，和云南昭通地区的“通俗小说讨论会”。

(九) 在吉林召开“王宗汉作品讨论会”。在绵阳召开“吴因易作品学术讨论会”。在杭州召开“徐永华作品讨论会”。

(十) 与法国、匈牙利、日本等国的专家、学者，进行了学术交流。

(十一) 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通俗小说《许世友传奇》一书研讨会(作者系会员陈廷一。)

会员创作成果：

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来，该会会员共创作、改编长篇通俗小说近百部，中篇通俗小说近千篇，理论专著5部，各类评论、论文近百篇。其中较为优秀的有：陈廷一的《许世友传奇》，已拍成电影。宋梧刚的《昆仑千里行》获河南首届“传奇文学奖”。尹一之的《二十四块红宝石》，已改编为电视剧。方军的《黑手印》，已改拍为电视剧。周镇昌的《鸳鸯铁屐桃》，已改拍电影。王宗汉的《关东大侠》，已改拍电影。《关东恩仇录》也在八一厂开机。张凤洪的《潘金莲》，改编为九集电视连续剧。汤子文的《孤岛恩仇》，改编电视连续剧。宁宣成的《黑骑特使》，改拍电影。《魔鬼沼泽》已列入拍片计划。叶永辉的《红色卡片》，也准备拍摄。

优秀作品还有：刘峻骧的《刽子手之恋》、汤子文的《金三角急电》、蒋维明的《锦水碧血》、沈家和的《天桥演义》，周健强的《聂绀弩传》、宁发新的《棺木峡之谜》、黄朝凡的《泪洒相思地》、马述祯的《荒诞世界》、刘秉荣的《双龙会》、王润生和郝艳霞改编的《薛丁山征西》(开印50万册)、萧赛的《红楼外传》、吴因易的《天宝狂飙》等四部历史小说。

理论方面，有宋梧刚的《中国小说传统技法》、王海林的《中国武侠小说史略》、王资

鑫的《水浒与武打艺术》、刘荫柏的《中国剑侠小说源流论考》、潘莞的《中国武侠小说史话》等专著。

书刊编辑方面：

(一)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动态》(内部刊物)，已出7期。秘书处编。

(二) 《长城文艺》，文艺月刊。主要刊发中、短篇作品及评论。陈钧、邱明分任正副主编。

(三) 《俗文学》丛书。刊中、长篇作品及评论。已出2卷。许法新任主编。

(四) 《传奇小说丛刊》。每卷一部长篇通俗小说。已发稿8部。薛汕主编。

(五) 《东方龙》丛书。精选近两年来各大刊物上的优秀篇章。刘峻骥主编。吴越、穆舒任副主编。

(六) 《世界通俗小说》。选发世界各国的优秀通俗小说，每季一卷。尹一之主编。顾问唐达成。

(七) 《通俗小说论》。薛汕、王润生主编。

近期工作和活动计划

(一) 11月，在长沙召开“宋梧刚作品讨论会”。

(二) 今冬明春及以后，将召开“张凤洪作品讨论会”、“宁发新作品讨论会”、“刘浩歌作品讨论会”、“张祖荣作品讨论会”、“蒋维明作品研讨会”等。

(三) 今冬明春，将进行全国首届优秀通俗小说及文论的评奖活动。(评选对象是：近三年来在全国各大型刊物上发表的、出版社出版的优秀中、长篇通俗小说和文论，以及整理出版的传统说部。)

(四) 编出一部《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家名典》，年内完稿。

(五) 出版《通俗小说文库》。陈钧任主编。

[编者注：该会于1989年3月上旬，召开了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决定更名为“中国通俗文学研究会”。详况及第二届主要人员名单，下期刊载。]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主要人员名单

〔第一届〕

名誉会长：林默涵 贾芝 端木蕻良

顾问：王利器 范泉 陈汝衡 谭正璧 杨公骥

会长：薛 汕

副会长：马良春 刘北汜 许法新 王兰升 刘峻骥 陈 钧

秘书长：陈 钧(兼)

副秘书长：沈家和 曹广志

常务理事：袁 枫 宋梧刚 赵维元 袁 簠 王润生 汤子文 陈喜保 叶宗翰

萧 赛 任 騞 张棣华 万 青 胡小伟 尹一之

理事：(略)

总会会长薛汕介绍

· 雪珊 · 姜德华 ·

薛汕，是著名的俗文学家，中国俗文学会的发起人之一。他原名黄谷农，广东潮州人，出生于1916年农历4月29日，已年逾古稀了。

其父黄嘉潜，店员，竹工。母亲张婵娟，是书画家的女儿，略识文字，能背诵潮州弹词数十部。谷农排行第二，兄弟姐妹共7人。

家境贫寒，遭过兵灾、火灾和水灾，可以说，他是在苦海中度过了童年。

1931年，谷农就学金山中学，得教师丘玉麟的启发，开始在校内外进行文学活动。第一篇散文《廁中》，发表于《潮安日报》。该文用讽刺隐喻笔法，说旧社会就是厕所，影射压迫人的统治者就是蛆虫、苍蝇，引起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立即进行调查。后因他仅系一初中学生，查无政治背景，故未加深究。但谷农却从此引起了对文学的兴趣，懂得文学可以发生一定的社会效用。于是，他组织了一个“初燃社”，每星期借报纸一角出刊。又自编《白皱》副刊。每次付印，他常常都要在印刷厂中熬夜。

这阶段，他除用谷农本名外，还用林辰、冷因……等许多笔名，在潮安《大光报》、《新建设报》，汕头《星华日报》和《岭东民国日报》上，不断发表诗歌、散文……。

1933年，谷农受到彭湃在海陆丰领导农民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南征红军在潮汕的影响，开始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外围学习小组的活动。不久，他带领同学反对金山中学校长出卖校产、贪污款项，发动罢课风潮，还扣留了前来劝说的县长。军阀李照馏立即派兵到校镇压，大抓学生。谷农侥幸逃脱，但被开除学籍，受到通缉。他被迫与碧野等人，流亡北平。

到了故都，他住在宣外丞相胡同潮州会馆，名义上在中国学院化学系读书，实际上每天上北京图书馆自学。后转入该学院国学系，研究自己所兴趣的学问。

当时，他生活十分困苦，课余常写散文，曾在《觉悟日报》上发表过《香港的缆车》，并在《北辰日报》、《北平新报》和日本《留东新闻》的副刊上，对周作人等人的言论，加以抨击。以写作所得微薄稿费，贴补伙食费用。这时，他认识了老师齐燕铭。齐成为他行为的指导者，促使他参加了“社会科学同盟”。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黄谷农以满腔热情参加运动。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用大部分时间，从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组织工作。但他没有放弃创作，用“雷宁”为笔名，写过不少小说。如在上海沈起予、洪深编的《光明》文艺半月刊上，发表了《接见室》。

第二年，作为职业，被调到上海搞组织活动。在全国抗日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宣传部，负责宣传品发行工作。继续在《光明》文艺半月刊上发表《如此海滨邹鲁》等报告文学。同时，参加了司马文森、钟望阳组织的“文艺俱乐部”，每周举行座谈会。写出

了反映“一二·九”运动的报告文学集《前夜》，1938年由上海“言社”出版”。

“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八一三”日军进攻上海。黄谷农率领上海市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到苏州、无锡、常州一带，作抗日宣传。同行者有阮章竞等人。东战场撤退，谷农到中共闽浙赣边区（原新四军根据地）学习。就此他留在江西，和夏征农、孙席珍、何士德等人，从事文艺活动。1939年，在赣州，担任中共县委宣传部长。有同志问他为何没能去延安？他说：“我当时一直向往去新四军部队或去延安，可是党让我留在国统区做文化战线的统战工作，我只能服从党的安排”。

这期间，他曾用“伍宁”笔名，发表过《越牢之歌》等三个歌剧。写过《战斗的一二·九》等歌词。也写诗和诗论，在东南的报刊上登载。

就在他当县委宣传部长期间，蒋经国也在赣南任专员。当时，党派遣他做蒋经国的统战工作，真心实意地支持蒋经国在赣南施行的一些政治措施，协助动员群众，排除阻力，调动一切力量，助蒋做出成绩。他们之间还有一段不寻常的个人交往。他和蒋经国当时一直以“同志”相称。最近薛老在《长城文艺》上发表了连载的“纪实文学”：《和蒋经国相处的日子》。该文引起了国内外有关方面的关注。

1940年，谷农被国民党顽固派逮捕，进泰和马家洲的“江西青年留训所”集中营。担任狱中地下党的小组长。

1941年，谷农逃出集中营，到了广西桂林。前后在钦州、南宁、柳城、柳州各地的中学教书。改名为薛汕，参加中华全国抗敌文艺协会桂林分会。写出反映集中营内幕的小说《居心》，发表在《文艺生活》上。并从此时开始，留心搜集、记录各地的民间歌谣，着重进行民俗学的研究活动。在《柳州日报》上主编《民风》（由顾颉刚、娄子匡出面），约50期。

1944年，薛汕到了重庆，在峨嵋出版社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霜花》。这期间，他又用严肃之、张愈、阎淑子、索之……等笔名，在湘、桂、渝的报刊上发表了不少作品。

1946年，薛汕到了上海，在震旦大学任教。继续写散文、小说，在《文萃》、《文艺复兴》等刊物上发表。又与丁景唐、袁鹰等组织“民歌社”；与沙鸥、李凌编《新诗歌》杂志。由春草社出版了两本书：《金沙江上情歌》（“中华民族歌谣文学大系”第一本）和《文艺街头》。

这时，薛汕遭到国民党特刑警察的包围搜捕，只身出走香港。与沙鸥、黄雨、萧野、戈阳、丹木等组织“新诗歌社”，继续出版《新诗歌》丛刊。由于工作需要，参加中华文协粤港澳分会民间文艺部的活动。出版了《愤怒的谣》、《岭南谣》等书。从事潮州方言文学的创作研究，出版方言小说《和尚舍》。此外，由潮书公司出版了散文集《贫穷的一夜》。长篇小说《山城落花》在《好消息报》上连载。又与戴望舒同编《民风》（由马鉴出面任主编），作为《星岛日报》副刊，出版近50期。为迎接华南的解放，在《正报》、《华商报》、《文汇报》、《大公报》和马来亚槟城的《现代周刊》等报刊，用雷学宁、黄亚雷、张沪光等笔名，发表了大量通讯、特写和军事报道。

1949年，薛汕进入广东潮州游击区，以《文汇报》记者身份写通讯。创作百首方言歌谣，结集《唱俺个潮州》一书，交南方出版社，原稿被遗失，没出成。

全国解放后，到武汉，任中共中南局青委宣传科副科长、武汉市文联编辑出版部部长，

编《工人文艺》半月刊，出版《一只耳朵》短篇小说集。由武汉工人出版社出版《工人文艺创作漫谈》一书（文艺论文集）。

1952年，薛汕到北京。任《新民报》总编室秘书，后调北京市文联，任首都图书馆馆长，到北京大学任教。这时，《苗歌》歌谣集出版（自强书局）。调中国曲艺研究会后，编《曲艺》月刊。编《北京的歌谣》一书，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1958年，薛汕被下放河北农村，“劳动锻炼”。后调张家口地区文联，被选为委员，编《长城文艺》月刊。校订《二荷花史》木鱼书，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十年浩劫”前后，薛汕遭受政治迫害，送矿区、林场劳动。搞不了文艺，就从事中医研究，为群众治病（数千人次）。写出《中药治癌方剂》书稿。

1978年，平反落实政策后，他就抄家送回的遗留材料，完成“中华民族歌谣文学大系”30卷的编辑工作。这是一部集中中国民谣之大成的300万字巨著。

1980年，借调北京，受中国曲艺家协会之约，整理上海评弹艺人秦纪文的《再生缘》演出本。共82万字，已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分上下两册出版。同时，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民俗学会（任理事）。

1984年，被中国俗文学学会推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1985年出版《书曲散记》俗文学论集，同时校订《三春梦》说部。二书均由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又重新校订《花笺记》、《二荷花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1987年6月，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成立，薛汕被推选为会长。他近年来完成的小说稿，有《彭湃》、《张衡》、《山与城》、《猿声落》等多部，其中《彭湃》、《猿声落》二部，即将分别由黑龙江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他还完成一部民俗学方面的专著《民俗散记》。

薛老待人诚恳真挚，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对年青同志热心扶掖，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是一位富有修养的革命长者。

总会副会长、秘书长陈钧介绍

程今

陈钧，1936年孟冬，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富兴乡一个小茶馆的陋室里。祖父是木匠，善竹编。饱经人世沧桑，常讲《盘古开天地》、《神农尝百草》……等故事，是对陈钧传授“俗文学”的第一位老师。父母耕种数亩祖传薄地之外，开了个小茶馆。馆里：各色各样茶客、各种各类故事、游方道士竹琴、江湖艺人说唱……真是：花鼓叮咚，评书辟啪……这给陈钧创造了从小接触俗文学的好机会。

五岁开始读书。读至高小时，其父听人劝说，送他去一位姓杨的老学究家中，学习古书，背诵《四书》、《五经》。课余，他偷偷读完《西游记》、《水浒传》、《说岳》等书。一年后，父亲得罪乡长，被打出富兴，搬进中江县城，又被拉去当了“壮丁”。陈钧被

迫停学，随家庭漂泊。到中江后，母亲辗转求人，他和妹妹才得进入一家私营烟厂当童工。（这时工作之劳累、待遇之菲薄、厂主之残暴、童工之苦难，陈钧都写进他六十年代写的《童工血泪》一文中。）后来，因受不了厂主的压榨和恶棍的欺凌，举家又迁至山乡会棚。

不久，四川解放。当中江县人民政府派出第一个征粮工作队进乡后，陈钧立即参加了“征粮”工作。被选为模范，并当了“少先队”的大队长。

五十年代的头一年，陈钧参加了人民解放军，打过几次仗，立了两回功。当过：战士、班长、文书、文教、副排长、排长、公安大队参谋、军分区助理员和参谋。

在部队期间，特别是在“文化进军”中，陈钧不但按规定学完中学课程，还自修了大学语文。加以从小受过俗文学的熏陶，因此，他写快板，编墙报，用通俗文学去“为兵服务”、“为战斗助威”。之后，他写了大量枪杆诗、鼓动诗、叙事诗，发表于军内外报刊上。

1962年，“嫉恶如仇”的陈钧，发现他的顶头上司——一个权势熏天的司令员，欺上压下、打击报复、逼死人命、贪污腐化。他写信向中央告发。结果：“打虎不成，反被虎伤”！陈钧被该司令员用“有严重慢性残疾”为借口，强迫复员。

回乡后的陈钧，卖文糊口。他收集、整理了不少民间流传的神话。在顾颉刚、蒙文通、袁珂等学者专家的指导下，他用了两年时间，编写了近30万字的《〈毛泽东选集〉引文用典浅释》，人民文学出版社表示“非常欢迎”。他原名“陈琳”，此时起改为“陈钧”。

1964年，陈钧在《民间文学》第3期上，发表了《伏羲兄妹制人烟》、《伏羲、伏羲，教人打鱼》和《害不死的大舜》等3篇作品后，该司令员又使人对他诬陷。陈钧不屈，向解放军监委、总政治部提出控告。1966年春，总政首长批转成都军区“严肃处理”。监委派工作组查证后，专门召开常委会议，指出此案是“打击报复”，决定将陈钧“收回部队，安排在宣传文化部门工作”，对违法犯罪的司令，严厉制裁。这时，陈钧已回军区，住在招待所。司令却乘《民间文学》对陈钧点名批判之机（连续发表文章，在全国范围内批判），唆使有关领导，给陈钧扣上“中央定性的牛鬼蛇神”的帽子，对他大肆挞伐。军区无奈，只好介绍他回中江去“听候处理”。从此，陈钧落入坏蛋之手，被关打揪斗，罚以劳役。最后打成“反革命”，五花大绑，游街示众，投入监狱。后来虽获“无罪释放”，但“名入另册”，屡受迫害。政治上：帽子随运动翻新，处境与敌囚无异。经济上：长期给予每月24元的“黑帮待遇”，迫使他五口之家，长期挣扎于艰难困苦之中。任凭成都军区如何给他落实政策，均遭抵制。

为了不致被所谓“造反英雄”们害死乡间，陈钧操起了通俗文学的武器，用《竹枝词》形式，揭露这些人的丑恶嘴脸。

由于这几十首“竹枝词”，陈钧又被定为“邓小平的社会基础”，受到“专政工具”的摧残。

1976年8月，成都军区派专人来落实陈钧的政策，受到有关方面的拼命抵制，理由是“陈钧与邓小平的亲戚很好”。

1977年元月，《人民日报》退回陈钧在所谓“评法批儒”时写的一篇文章：《简论李白》。文中，陈指出，李白的伟大，不在于是什么“法家”，而在于他敢公开反对自称“明皇”、实系昏君的皇帝，敢反对苏妲己式的贵妃。据此文，陈钧被定为“反革命恶攻罪”。于是，被故意殴打致受重伤后，又被捆、绑、打、跪、站、斗、饿，受尽种种酷刑。刽子手们还施展

逼供、指供、诱供、改供、代供，甚至将双手绑铐，然后强拉手指盖指印等手段。陈钧说他被“非法监禁四年有余，严重摧残身心，至今未愈！”

1981年9月，《民间文学》发表了陈钧的《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一文。编者加了《按语》，发出呼吁：“希望当地落实政策”。谁知竟被置之不理。《人民日报》用《群众来信摘编》刊发，也如石沉大海。

1983年，胡启立亲自作出批示，成都军区纪委以《纪字35号文件》为他平反，基层领导人还拒不认错。

当年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伏羲、伏羲，教人打鱼》一文，1980年选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被目为“反革命”罪证的《竹枝词》、《简论李白》，即将问世。1983年1月，在中国文联和民研会有关领导的支持下，陈钧拟写出了《中国古代民间文学编注设想》（暂名），发表于《民间文学工作通讯》第63期。这个“设想”，是整理、研究古代文化遗产的一份有魄力、有远见的纲领。杨成志教授在民俗学会成立大会的学术报告中，称它是自五四运动以来，民俗学研究的一大成果。国际著名民间文学家丁乃通博士，称赞它“是对整个国际汉学界的一大贡献”。

近几年来，陈钧已编注出近四百万字的《解释自然神话》草稿。从1985年起，陆续在王文宝主编的《民间文学研究动态》上刊发，编者拟在广泛征求意见之后，再行修订汇集成书。目前，已刊出《烛龙》、《盘古》、《女娲》等章节，近10万字。

1986年，陈钧被推选担任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专任秘书处工作。又主编《长城文艺》。

1987年6月，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成立，陈钧被推选为副会长兼秘书长。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厦门分会成立简况

1988年5月22日，厦门市鹭江宾馆7楼宴会厅里，喜气洋洋，热气腾腾。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厦门分会的成立大会，和总会举办的“鼓浪屿笔会”开幕式一起，在此举行。

厦门分会的成立，得到了总会的极大关怀和热情支持。薛汕、陈钧两位总会领导人，亲临厦门，作了具体指导，起了很大推动作用。

分会的成立，得到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的重大支持，为分会提供了地址、电话和文印条件。群众艺术馆也出了不少力。

参加“鼓浪屿笔会”的许多著名通俗小说家，如许法新、刘峻骧、宋梧刚、汤子文、袁枫、曹广志、尹一之、周健强、张大放、蒋维明、沈家和、刘秉荣、汪佩琴、李鹏荣、张凤洪、崔登云、王川、黎晓征、彭黎蓉等出席了成立大会。薛汕、陈钧二位总会的正副会长，在成立大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出席大会的还有厦门市文化界的知名人士。厦门市的党政文领导很重视，亲自到会祝贺。市委常委兼秘书长赵克明、政府分管文教的副市长蔡望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方友义、文联党组书记、书法家谢澄光，都在大会上讲了话。

厦门分会的成立，厦门广播电台、《厦门日报》、《厦门特区通俗文艺》报都作了报道。

厦门分会第一次理事扩大会议纪要

徐常波

为了落实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第二次理事会精神，6月24日上午，厦门分会召开了第一次理事扩大会议。

会上，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理事、厦门分会长郭秀治传达了总会理事会会议精神。同志们学习了陈钧副会长题为《团结奋斗，勇攀高峰》的报告。报告中总结了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成立一年来的工作。大家对总会在不长时期内，作出了很大成绩，硕果累累，十分赞赏。报告中展示的美好前景，更使大家兴奋鼓舞，力量倍增。厦门分会的同志表示，一定要脚踏实地，勤奋努力，为繁荣中国通俗小说的创作，加强对通俗小说的研究，作出自己有特色的贡献。

第一次理事扩大会议研究决定了今后要进行的主要工作；讨论了发展会员的计划，落实了第一批名单；增补林培堂、吴静吟为分会理事。经研究决定支持总会在明春召开一次海内外华文“通俗小说国际研究会”。

会上，大家认为必须加强横向联系，沟通创作信息，决定编辑出版《厦门分会会刊》。并决定开展筹募分会活动经费的工作。

总会会长薛山在厦门分会成立大会上的贺词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正在鼓浪屿举行笔会，我得以趁此机会参加厦门分会的成立大会，十分高兴！请让我代表中国小说研究会，对厦门分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的祝贺！

我50年代来过厦门。在座的老朋友江吼同志，就是那时候认识的。今天，大家都仍在继续为人民的、民间的文艺事业而奋斗，非常难得！确实，我们能够为这事业坚持到现在，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80年代的今天，我又来到厦门，又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极为欢喜！你们都在不同的岗位上，作出了贡献。如郭秀治、张鲁闻二位，就写出了很不错的书。我们能够欢聚一起，“以文会友”，这机会是非常珍贵的。我衷心希望你们能开拓出新的局面来。

厦门是一个有光荣传统的城市，又是一个经济改革和开放，都走在前列的特区，我很欢喜它。我们国家吃了“闭关自守”的亏，历史教训非常深重。每当和海外交往的时期，贸易就繁盛了，地方经济生活就活跃了。民生复苏、文化升扬了，反映在通俗小说上，也是如此。今后，我们不仅会有解放生产力的题材出现，优秀作品源源而出，而且必将作家辈出。新一代更将青春焕发地迈进文坛。

相信厦门分会成立后，必将很好地团结志同道合的文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挥集体的力量，促进通俗小说的创作和研究，进入新的境界。

最后，希望你们既要和全国文友同步前进，又要有自己的特色，作出与众不同的出色贡献！

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厦门分会章程

(1988年5月20日通过)

一、宗旨

本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性学术团体。宗旨是团结、组织全市并联络全国通俗小说家、评论家、翻译家、编辑家、学者、研究人员积极创作、评论和研究具有中国特色的、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小说，为繁荣我市通俗小说的著译、评论、研究、出版等项事业，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为两个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二、任务

- 1、倡导会员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2、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方针，积极开展中外通俗小说的著译、研究、评论活动，举办学术研讨会和优秀作品评奖活动。
- 3、积极推广和介绍会员劳动成果，编辑出版通俗小说书刊。（委托市社会科学咨询服务中心开展书刊代购、代销。）
- 4、保护会员的合法权益。
- 5、协助会员创造创作环境和条件，解决著译、研究过程中的困难，重视培养通俗小说界的新生力量。
- 6、加强同全国和海外同行的联系和学术交流；特别要热情接待港台同行，并努力建立经常性的联系，进行学术交流活动。

三、会员

1、资格：

- ① 凡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均当然成为本分会会员；
- ② 凡从事通俗小说的著译、评论、研究、编辑工作，有一定成绩和成果者，承认本会章程，由本人申请，会员二人介绍，经会长、秘书长会议审查通过，即成为本分会会员。
- ③ 凡热心支持发展通俗小说事业、关心培养文学青年，并给予本分会以人力、物力、财力和精神赞助的企业家和社会人士，经会长、秘书长会议提名，全体会员大会通过，可以聘请为本分会名誉会员、名誉理事或名誉会长。

2、权利：①会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②会员有参加本分会举办的各种学术交流、研究活动的权利；③会员可免费获得本分会编印的各种资料；④会员作品的出版和发表，有获得本分会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和鼓励的权利；

①会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

②会员有参加本分会举办的各种学术交流、研究活动的权利；

③会员可免费获得本分会编印的各种资料；

④会员作品的出版和发表，有获得本分会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和鼓励的权利；

3、义务：

①会员必须执行本分会章程；

②会员必须支持和襄助本分会开展各项活动，完成分会委托的任务；

③会员出版的书籍、登载作品的刊物和报纸，应送交分会各一件，以作存档、交流、展览之用。

④会员有对分会工作批评和建议的义务；

⑤会员有协助分会筹集“厦门通俗小说发展基金”的义务。

4、退会与除名：

①会员有随时退会的自由；

②会员违法乱纪、犯罪判刑或道德败坏者，或严重违反本会章程者，可由会长、秘书长会议审查决定，予以除名。

5、凡有志从事通俗小说创作、评论和研究，但尚未发表一定数量作品者，可参加本分会活动，成为本分会之友，待条件成熟后，即可申请入会。

四、组织机构

1、本分会尊重和接受总会，即“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的领导和指导，是其直属的团体会员。

2、本分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会员大会。

3、本分会推举名誉会长、聘请顾问各若干名。

4、本会的会务工作，由理事会负责。理事会由全体会员大会选举产生，任期三年。紧迫事务，可由会长、秘书长会议及时研究处理。

5、理事会推选会长一名、副会长若干名。秘书长一名、副秘书长若干名，由会长从理事中聘任。正副秘书长，负责处理日常事务性工作。

6、理事必要时可以增加。由会长、秘书长会议讨论决定，并提请全体会员大会追认。

五、附 则

本章程必要时，经理事会决定，可以进行个别条文的修订或补充。

厦门分会成员名单

顾问：黄典诚 许宏业 盛志强

名誉会长：方友义 会长：郭秀治 副会长：徐常波 张鲁闻

秘书长：徐常波（兼） 副秘书长：郭坤聪

名誉理事：游斌 理事：杨钧炜 吴振芳 陈晓雯 林鹏翔 洪泓
林培堂 吴静吟（正副会长、正副秘书长均为理事）

会员：黄国林 江吼 方文图 黄若红 郭锦标 王聪文 陈育伦
林兴宅 周长楫 曾谋尧 蔡鹰 蔡铁民 陈志铭 陈福郎
洪永宏 黄祖良 陈镜秋 陈维成 周祥涛 林高在 黄灯辉

厦门分会顾问黄典诚介绍

黄典诚，字伯虔。1914年10月生于福建省漳州市。10岁，一读《三国演义》，有如上瘾。自是学课之余，手不释章回小说。寒冬腊月，每至夜分。如《济公传》、《江湖奇侠传》等，虽延至三四十续，亦必千方百计购借而读之。夏夜，常为左右邻人“讲古”以自娱。

时上海有亚东图书馆者，出版章回通俗小说，均经分段及新式标点，又有当时名人钱玄同、胡适、俞平伯等为考证或新序，读之均有助于对原书加深其理解。由是也培养了研究通俗小说兴趣。

黄1932—1937年在厦门大学中文系肄业。当时主讲《中国小说史》者，为鲁迅的高弟台静农先生。在他的指导下，黄写了一篇约三万言的通俗小说研究，题为《台湾外志与台湾外纪的研究》，发表在当时的《厦大学报》上。过了十几年，该篇论文在台湾由其弟典权为重新整理并印行单行本。

《台湾外纪》作者江日升，是郑成功的叛将江美鳌的儿子。江的书是一部用文言写的历史小说。据研究，史料价值颇高。《台湾外志》是一部作者不明的章回通俗小说，民间传说颇多，史料价值不高。这两部小说有什么渊源关系呢？有的，如开头都写明太祖命江夏侯勘测风水事。中间《外志》又抄袭了江氏对郑克塽妻的当众自尽的赞美诗，讹为郑妻的绝命词。

黄对《红楼梦》也有一定研究，曾写了《秦可卿的死》一文，发表于当年的漳州《复兴日报》。

黄现任厦门大学、华侨大学教授，兼为厦大研究生院《汉语史》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语言学会理事、福建语言学会会长。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会员。

【住址：厦门市鼓浪屿鹿礁路24号】

厦门分会名誉会长方友义介绍

郑坚

方友义，祖籍金门烈屿，1931年3月出生于厦门。

7岁时，厦门沦陷，其家毁于侵华日寇铁蹄，逃难至“万国租界”——鼓浪屿，当了靠“施粥所”救济为生的小难民。后经家长苦求，进入教会办的福民小学免费读书，以学期总平均分数90分以上的优异成绩作保证。由此促使他从小发奋求学。

9岁时，级任杜秀玉在其成绩单上写上评语：“好学不倦，孜孜营求”。四年级级任吴桂贤的评语是：“毅力求真”。五年级级任林连德对他的鼓励是“笃敢”二字。也许，小学时代老师们的鼓励，就这样奠定了他一生的“地基”吧！

还是小学四年级时，响应学校的招募，他自愿放弃课余踢小足球的时间，到学校图书馆去当义务小管理员。因而，“先得月”地获得遍读学校藏书的“特权”。未10岁，《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大部头，全被啃完了。他“手不释卷”之习气，就此养成；但近视眼镜也戴上了！求学期间，学校中历届作文比赛，均被这瘦猴似的小孩囊括走了“第一名”。初中期间，酷爱通俗小说，广搜博览。最喜读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与《青城十九侠》等书。

英华中学初中毕业后，家贫，当小职员的父亲，无力供他上高中。于是，他报考面向全国招生的、全公费的“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从千余名考生中，只录取124名，他名列第三。于是，他穿上草鞋，离家到曾厝垵红楼上学去了。

在一年级丙班中，年龄最幼（15岁）、个子最小的“小方”，被选为“学艺股长”，主编墙报。在墙报上，他发表了许多诗歌、游记、杂文。其中一篇杂文，仿孙中山《总理遗嘱》的形式，代某某人（即蒋介石）拟写了一篇“遗嘱”，题为《一切为了戡乱》。这个“不怕虎”的小孩，在“遗嘱”头段这样写着：

“余致力戡乱大业，凡三四年。其目的在求‘共匪’之消灭剿尽。积六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哀求美国，及联合世界上以军火供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墙报稿件因抗命不送训导主任，让他在每张稿纸背面盖上审查通过之图章，于是，小方和班干事们都受到了记过处分。“因祸得福”，这貌不惊人的小孩，由此受到了进步同学的关注，进而得到了地下党组织的培养教育，走上了革命道路。16岁起，他投身于革命的学生运动；17岁时，在地下斗争的考验中入了党。

这时，他协助地下党支部宣传委员魏子通（李勇），管理党组织的秘密书籍报刊，得以读到毛泽东、刘少奇、艾思奇等人的著作，还读到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解放区传来的通俗文学作品。在级任导师柯咏仙、许锋（许虹）和语文教师林莺、姚慈心等老师的指导下，他的文笔有了长进，在学生运动和地下斗争中更能发挥作用了。

解放后，他当过小学教师、机关工作人员。50年代初，为了得到稿费，参加捐献飞机、

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爱国活动，他积极为《厦门日报》、《江声报》写稿。

1956年（25岁），方开始了业余写作的文学生涯。他用“芳幽郁”笔名，在《厦门日报》上发表了《“阅”》、《干部考》……等一系列杂文和散文，矛头指向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商业“机关化”……等不正之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期间，他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哲学》等课程的教学，也发表了一些理论性文章。

1957年，方和许文辛一道编辑机关内部学习指导性的报纸——《学习生活》。该报响应党中央号召，提倡“鸣”、“放”，帮助党整风。不久，形势逆转，被说成是“煽风点火，里应外合，配合社会右派向党进攻”。于是，书生俩一道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又一道被强送到第二农场“下放”劳动改造。

在农场改造中，方逃脱不了文字缘，又被委任为碗窑生产大队的墙报主编。他用各种通俗文学形式（如创作《捻土豆歌》），为“大跃进”当过“吹鼓手”。他还曾在灌口东辉村支援割稻期间，利用夜晚发动农民创作新民歌，出过墙报（农民诗歌专刊）、出过油印诗歌报。

在挑大粪歇息时，在挥锄头人们停下抽烟时，方仍然手不释卷：《李白诗选》、《普希全文集》、高尔基《童年》……一本接一本，如饥似渴。农民议论开了：“这人神经恐怕有毛病！……”“这样凄惨落魄来这里改造啦，还读书做什么！？”可他听而不闻，依然故我，乐在其中地生活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尽管他的肩膀已被扁担磨烂“见了赤肉”，尽管炎日已叫他的赤膊光背，脱掉了几层皮……

有一天，在放牧鸭群时，还是“五类分子”的方，把鸭子“解散”去讨吃，独自靠在树下冥思默想。突然，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使他跳起来，掏出了身边的草纸写了起来。于是，他60年代的第一篇散文，在《福建日报》的文艺副刊上发表了，于是，一发而不可收，一篇接一篇地问世了。这一系列文章，署的名字是“晓之芳”。有篇评议鲁迅《一件小事》的文章：《“小”与“大”》，被收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鲁迅研究资料索引》一书中。“以文取文”的正直的编辑们，发表了他多篇文章，还不知这位“晓某人”头上尚戴着沉重的铁冠哩！否则，他们恐怕……

从60年代初起，方第3遍读完了《鲁迅全集》，又遍读中外文学名著300多部，搜集、摘录了上万张“语例卡片”，编写出了一部近百万字的《中外谚俗语辞典》（未出版）。

“十年浩劫”前期，方利用人们都停课“闹革命”去的机会，从事毛泽东诗词的研究工作。油印出版了一部《毛主席诗词集解》和一部《毛泽东年谱》。“九大”召开期间，方在私人通信中，对“九大”主席台座位的安排，作了点评议。该信被收信人单位查获，派来工作队，叫杏林公社军代表林某，把他抓进牢监关了几个月。在牢中，方披上“学毛著，写检查”的“外衣”，编写出了一部30万字的《毛主席革命故事集》。不幸被一位狱卒同志发觉搜走，几个月的心血，有如肉包子打狗，再也讨不回来。

70年代初，方又被“下放”到闽粤边界的山区。虽处穷乡僻壤，不甘寂寞的他，又重新编写起被抄走的书稿来了。10多里外有所公社中学，图书馆早已封闭。得教师杨秀清之助，悄悄地借阅了参考资料。经二年半的努力，终于完成近百万字（360多篇）的《毛主席革命故事集》。林彪焚身后，他又搜集资料，写出了一个中篇《林陈覆灭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方友义在政治上获得新生，恢复从事理论教学工作。这期间，他发表了大量诗歌、杂文、散文和理论文章，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任务。结集为《心香集》。他的部分诗歌，收入六人诗集《白鹭与相思树》（鹭江出版社）。他的杂文《“喜”和“忧”》，于1986年福建省首届杂文评奖中获奖，并收入海峡文艺出版社的《百人百篇集（福建杂文精选第一辑）》。他和郭秀治合作，为厦门老革命者何加恩，主编出版了《何加恩革命诗歌集》一书。此外，他还主编出版了《厦门特区常识》、《毛泽东经济建设理论选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与家庭教育》等书。早期，他还曾油印出版过二本文集：《侨师集》和《咿呀集》。1985年，方编剧的地方戏剧《吕蒙正》，在新加坡和本市演出，并被拍成电视戏曲片。1986年，他业余主编过一年《鹭涛·厦门特区文学报》。

近日，他正从事闽厦历史人物文学传记的写作。已问世的有《高云览传略》、《苏颂传略》等。他还在省里的《生活·创造》上发表过散文、诗歌。近期《福建文学》发表了他的杂文。

方友义于50年代初，担任过中共厦门市委党校副校长、中共厦门郊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右派”错划改正后，担任过中共厦门市委讲师团团长、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现任厦门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他是福建省杂文学会理事、福建中华诗词学会理事、厦门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中等城市经济研究会理事、《厦门社联学刊》主编……1988年5月，中国通俗小说研究会厦门分会成立，被推为名誉会长。

〔住址：本市图强路二号楼504室〕

厦门分会会长郭秀治介绍

青 草

陈慧瑛

从外表看，她委实过于平凡，平凡得如同山野间随处可见的金光菊，平凡得如同大海里无声无色的小水滴，谁也不会去留意她的存在，更不会想到，这样一位年近花甲的妇女，也曾有过催人泪下的生平，也曾有过叱咤风云的历史……

我和她不是旧交，更不是世交。三年前，当她和张鲁闽同志合著的《花与剑》风靡白鹭之岛时，她的芳名我已如雷贯耳，但却还无缘识荆。

初次相会也很偶然。两年前的一个春天，有一回因工作需要，她上我家来找我爱人。在我想象中，这位饱经沧桑的老同志、厦门市群众艺术馆馆长，或多或少应该有点老干部的气派。谁知相见之下，她那一个解放头，那一身式样过时的半旧衣裳、那一口如切菜、如爆豆的地地道道的厦门方言，竟是那么朴素那么爽朗那么随和令我顿生一见如故的亲切之感。

于是彼此倾心从此便有了往来。

她在职时终日无时不忙，要见她一面真不容易，幸喜相识后不久她便离休，我想她此后可以闲云野鹤般过两天太平日月。谁知她竟然更食不甘味、寐不安枕、脚不点地地为形形色